

當“普通海外華人”站上奧運舞臺,已是人生贏家!

奧運會,聚集了人類“最強運動精華”。這些頂尖運動員展現出來的競技水平,讓我們感受到了人類在突破自身極限時展現出了優美。但金牌永遠只是少數人的,大多數運動員站上奧運舞臺的那一刻起,她們已經是自己人生的贏家。

這屆奧運會,有一些“普通的海外華人”展示了她們的風采。儘管她們沒有奪金的實力,沒有龐大的粉絲團,沒有耀眼的光環,但她們的故事依然令人感動。

倪夏蓮,今年61歲,是巴黎奧運會最年長的參賽選手。

在上海出生,曾經是中國國乒隊成員的倪夏蓮,如今代表盧森堡出戰,這次巴黎奧運是她第6次奧運之旅。她的職業生涯最好成績是世乒賽混雙冠軍、歐錦賽女單冠軍,奧運會女單十六強。

在本次巴黎奧運抽籤中,倪夏蓮如果贏下第一輪,那麼將在第二輪對戰中國女乒主力,現世界排名第一的孫穎莎。得知這一消息的倪夏蓮非常興奮,她說:“如果我能夠跟孫穎莎學習,那是我的榮幸,她是世界第一,是最優秀的選手。我希望有這樣的福氣,去跟她學習,這是多么好的機會。”

果然她沒有辜負自己,在首輪比賽以總局數4:2擊敗31歲的土耳其選手阿爾廷卡亞,晉級32強,她將在本周二對戰比她小38歲的孫穎莎。

作為曾經的中國國乒隊成員,倪夏蓮算是孫穎莎的老前輩了。在1983年,她與郭躍華搭檔,為中國國家隊獲得了東京世乒賽混雙冠軍。

只不過她有些“生不逢時”,1988年漢城奧運會,是乒乓球項目第一次進入奧運家庭。但已經26歲的倪夏蓮,在人才濟濟的中國國家隊中已經失去了主力位置,被更多的年輕人所替代。這也成為她最為遺憾的事情,沒有代表中國隊參加奧運會。

一直到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,倪夏蓮才算圓了自己的奧運夢。只不過這一次她代表的是盧森堡國家隊。原來,1989年之後,倪夏蓮跟隨“出國潮”來到了歐洲,選擇在盧森堡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。

儘管在中國隊已經失去了主力位置,但是在歐洲賽場,那就是降維打擊,先後為盧森堡獲得了三次獲得歐錦賽女子單打冠軍。

從悉尼奧運之後,幾乎每屆奧運會都能看到倪夏蓮的身影,她也知道如今的實力根本無法企及獎牌,但人家每次都非常開心,真正是享

受競技體育帶來的樂趣。

曾志英,57歲終圓奧運夢。

她1966年出生於河南,9歲開始練習乒乓球,11歲進入專業體校,一度入選中國乒乓球隊。不過她也沒能在主力位置的競爭中勝出,在1989年遠渡重洋來到南美洲的智利從事教練工作,並且在那里落地生根。

不過曾志英一直沒能放棄奧運夢想。

2019年,53歲的曾志英以業餘選手的身份恢復乒乓球訓練,4年之後就拿下了南美乒乓球錦標賽女單和女團冠軍以及女雙亞軍;今年5月19日,在泛美巴黎奧運會乒乓球單打資格賽女單決賽中,曾志英以4:0橫掃危地馬拉選手科爾德羅,奪得巴黎奧運會女單參賽資格。

7月27日,巴黎奧運會乒乓球單打預賽輪開打。57歲的智利選手曾志英0比4不敵46歲的黎巴嫩選手瑪麗安娜·薩哈基安。

由於是華裔面孔,現場的中國觀眾還一直在喊“加油”,給她打氣助威。

儘管遭遇了奧運一輪游,但曾志英接受採訪時還是微笑面對,她說:“非常開心!非常享受!確實是水平不如她,但實現了我的奧運夢……4年後我還會爭取,我會一直打下去,就算不打這種職業比賽,也會打業餘比賽,因為打乒乓球不

僅能鍛煉身體,還認識了很多朋友,很開心。”倪夏蓮與曾志英

如果這兩位運動員不是去了海外,“換道超車”,那麼她們一輩子也無法站上奧運會的賽場。

有的時候,不是你努力,而是在你身邊有太多比你優秀而且同樣努力的人。你需要找到自己的賽道,選擇合適的環境,才能夠成功突圍,實現自己的價值,享受每一場比賽!



奧運會開幕式跳舞的中國女孩:家人找了她一晚上



當地時間7月26日晚,巴黎奧運會開幕式雨中舉行,法國人用獨有的浪漫打造出一場“流動的盛宴”。有一幕場景令人印象深刻,500位身着金色服裝的舞者驚艷亮相,在市政廳的屋頂,在橋上,在河邊。這500名舞者中,有一個中國女孩的身影。

呂盈昱來自吉林長春,她從小就熱愛舞蹈,雙碩士學位。國內時期本科保送碩士就讀東北師範大學舞蹈編導。她的個人舞蹈作品《線報》《透明體》《身後事》《命中人》先後受邀國內各大現代舞展、入圍韓國國際現代舞蹈比賽決賽,韓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現代舞最高獎和金奖。

兩年前,呂盈昱考取了法國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,就讀當代舞蹈表演與編舞專業。進入世界排名頂尖的藝術教育學院,呂盈昱更加刻苦,將對舞蹈的熱愛和夢想,在巴黎盡情釋放。

如今,她已參加過戛納舞蹈節,接受突尼斯駐法法國使館的邀請演出,也曾是Le ballet preljočaj的實習舞者(備註:Le ballet preljočaj為法國國寶級編舞的舞團)。

今年4月,呂盈昱得到消息,由於專業成績突出,她將代表學校參加巴黎奧運會開幕式的表演!身在異鄉的女孩激動萬分,也很驕傲,“在外國求學,做夢都不敢想還能參加奧運會開幕式!”呂盈昱說。

兩個月後,她和同伴們開始了彩排。事先她們簽署了保密協議,被要求嚴格保密舞蹈內容。呂盈昱說,就連爸媽也不知道她每天在巴黎干什么。

7月26日這天,呂盈昱早就換上了演出服,來到塞納河畔的夏特萊劇院。她們將在劇院的陽臺上表演。

儘管已經是身經百戰的“老將”,表演正式開始前,呂盈昱還是有些緊張。她在巴黎求學,學校里亞洲面孔不多,中國學生更是寥寥無幾,同學們來自世界各地,孤單不可避免。

她們的舞蹈排在美國歌手Lady Gaga後面。由於候場,她錯過了很多畫面,她事後懊惱地說:“候場等了很長時間,剛好錯過了中國代表團的身影,本來想為他們吶喊助威的……”

在採訪中,呂盈昱還追問記者:“我在耳返里好像還聽到了中國歌曲,你聽到了嗎?”

表演終於開始了,在大雨里,腳下踩着水花,地表濕滑,但都沒有影響這位舞者。在這個時刻,其實她什麼也看不到,但莫名想到了中國。“我周圍有很多不同的面孔,而我來自中國。”她說。

雨中的舞蹈酣暢淋漓,呂盈昱很滿足。唯一的遺憾是,因地面濕滑擔心安全隱患,原本安排在屋頂的芭蕾舞取消了。

她回家美美地睡個覺,醒來手機全是親友的消息。爸媽在直播鏡頭里找了她一晚上,不停問她:“你在哪?哪個是你?”呂盈昱哭笑不得,她發給記者一張截圖,像素模糊的圖片上依稀看得出人影,“勉強能看到上面有人跳舞吧?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呂盈昱表演完的第二天,就恢復了正常的校園活動,她的舞蹈之路未來還很長,但作為中國人站在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表演,那一刻,她圓滿了。



巴黎奧運期間,法國加強掃黃!華人性工作者憂心生計

澳洲新聞集團報:巴黎奧運期間,法國警方加強了巡查力度。有華人性工作者表示,自己非常擔心生計受到影響。

55歲的Hua(化名)接受採訪時表示:“我感到壓力很大,很害怕。每天都有警員檢查,所以我外出工作的頻率降低了。”

當地政府和慈善機構估計,在法國從事或被剝削從事性服務行業的人約有4萬,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。

根據法國法律,賣淫不違法,但是購買性服務違法。這也意味着,性工作者不會受到懲罰,而皮條客和嫖客都要承擔刑事責任。

但如果性工作者是無證人員,情況就會變得非常複雜。Hua表示:“我非常害怕會被逮捕,因此在奧運期間我不會在街頭工作。”

澳洲新聞集團報指出,在7年前離婚後來到法國,希望通過保潔掙到體面的工資,但後來被診斷出患有乳癌。

“如果警察抓到我,我會被遣返回國,那麼我將不會得到醫療照顧。”Hua在巴黎Belleville區Medecins du Monde慈善機構辦公室內崩潰痛哭。“我不明白,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?”

報導稱,Hua有時僅以\$30的價格向一些友善的客戶提供服務,因為“他們沒有錢,我也沒有錢”。

靠近巴黎市中心的一條街道以性交易聞名,Mylene Juste正在此處尋找客人。她表示,新的安全規定限制了行人和車輛在巴黎的通行,

這讓她感到困擾。

50歲的Juste已經從事性工作22年“我們的常客由於各種限制措施可能無法前來。我不認為遊客會對我們感興趣,所以我們準備離開。”

奧運會開幕式前,像Hua和Juste這樣的性工作者幾乎從老地方消失了。然而,隨著如今大部分性交易轉移到網上,打擊性剝削的警察也將精力集中在網絡上。

一位專門處理此問題的女警員表示:“客戶會進入一個網站,選擇類別、價格和時間。這就像在線訂餐一樣,只是送到的是女孩。”

由於工作的特殊性質,該名警員要求不透露姓名。

Medecins du Monde也努力通過網絡支持性工作者,該組織表示,最近某熱門網站上的廣告一晚上就超過46000條。

自2019年以來,通過該慈善機構的Jasmine項目,性工作者已向其他人員報告了數以萬計的“高風險”或“危險”客戶,以警告他人。

奧運會籌備期間,設立在Strasbourg的歐洲人權法院(ECHR)于上周四做出了一項重要裁決,稱法國對嫖客的刑事定罪並未違反《歐洲人權公約》。這一裁決令讓一些權益團體感到失望,他們認為法國的政策只會加劇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。

Human Rights Watch的婦女和LGBT權利研究員Erin Kilbride說道:“刑事定罪增加了對賣春者的人身攻擊、性暴力和警察虐待,而對消除人口販運卻沒有明顯的效果。”

法國當局預計,巴西、哥倫比亞和巴拉圭的團夥將在奧運會期間繼續推廣他們的女性服務。

當局推測,隨著大量富裕遊客的到來,高端賣淫活動可能會增加。但當局也擔心近年來未成年人的性剝削增加,包括來自國家護理系統中的脆弱年輕女孩。

權益組織Acting Against the Prostitution of Children稱,約有20000名未成年人在法國遭受性剝削。

今年5月,5名男子因付費與一名12歲女孩發生性行為而被判入獄。據悉,這名女孩離家出走後遭到皮條客剝削。



華裔女孩獲巴黎奧運金牌!母親赴美留學時不會英文



美國華裔女子簡愛(Torri Huske)剛剛在巴黎奧運會上以0.04秒之差擊敗保人、世界紀錄保持人Gretchen Walsh,贏得巴黎奧運女子100米蝶泳金牌。

據報道,簡愛擁有美國和中國血統。她的母親出生於中國的廣州,1991年來到美國留學,後加入美軍。簡愛是家里的獨生女,她和她的家人住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。母親留學美國

簡愛的母親翁瑩(Ying Weng Huske)出生於中國廣州,後來來到美國留學,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學習,之後加入美國海軍。

在與隊友聊天時,簡愛提及自己的母親,從小就愛學習,母親16歲那年,中國恢復高考,她參加高考時,年齡最大的考生都有30多歲,因此入學競爭非常激烈,但她非常聰明。她當年考上了一所大學,後來於1991年赴美留學。她在中國學習建築專業,但她非常討厭它,所以後來她學習了工程學,她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學習,她也不太喜歡工程學,然後她成爲了一名IT

人員。

根據簡愛母親翁瑩的LinkedIn個人資料,她曾在位於紐波特的美國海軍水下作戰中心擔任系統管理員,並在McKean國防集團擔任服務器分析師和管理員。她現在在馬里蘭州卡德羅克的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擔任IT專家。

翁瑩接受NBC體育頻道採訪時:“政府支付了我們的學費,基本上就是政府的財產。我來到美國是為了更好的生活、更好的機會以及為我未來的家庭創造更好的生活。”

簡愛的爸爸吉姆·哈斯克(Jim Huske)在接受NBC體育頻道採訪時談到了他的妻子:“她解決問題的能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。女兒簡愛的思維方式和媽媽很像。”據報道,吉姆與翁瑩於2000年結婚。

簡愛的爸爸是一名高管教練

根據簡愛爸爸的領英資料,他是一名高管教練和組織顧問,曾在一家非營利組織擔任高管,也曾從政。吉姆在領英上表示,他於1988年畢業於愛荷華大學,主修傳播學、政治學和社會學,之後於1993年在北伊利諾伊大學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,並於2016年在克萊頓大學完成教育學博士學位課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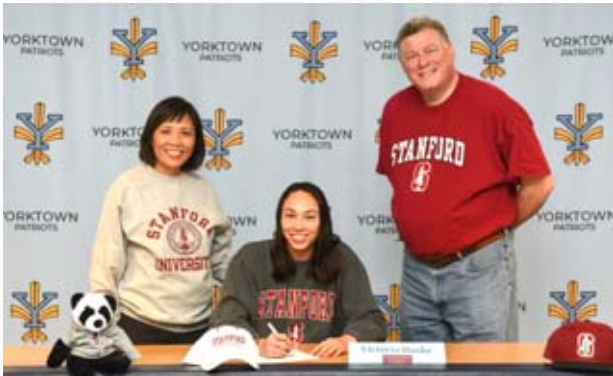
吉姆曾任美國研究生院高級副院長,直至2013年,此前曾就職於美國國

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,並擔任前美國參議員羅伯特·克里的立法研究員。

1993年至1994年,他還曾擔任白宮人事管理辦公室的總管理研究員。

簡愛:母親給我啓發最大

簡愛從5歲就被爸爸媽媽送去學習游泳,但她當時並不喜歡游泳,因為水太涼了。根據美國隊網站上的簡歷,她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水上俱樂部在教練埃文·斯泰爾斯的指導下游泳。根據她的美國隊簡歷,簡愛於2002年12月7日出生於弗吉尼亞州。她於2021年畢業於約克鎮高中。8歲時,簡愛開始比她的母親游得更快,那時全家人才意識到她的多優秀。



“這太不真實了。你為此努力,你看到她為了實現目標付出了很多努力,當這一切發生時,你會感到驚訝。發生的一切都像旋風一樣,”簡愛在參加東京奧運會比賽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。

2020年東京奧運後,簡愛加入了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學游泳隊。

父親吉姆談及女兒簡愛時說,她很能拼,游泳的時候就像“旋風一樣”。簡愛把自己的蝶泳稱爲“飛翔和死亡”。

“比賽比拚的是速度,所以前50米我一定會拼盡全力。”她說,在“整個前50米,我沒有任何感覺,可能因爲腎上腺素和神經遞質等類似東西的產生。所以我只是讓我的身體忘記一切,下半程我通常會感受到自己的狀態。”

簡愛在向美國游泳隊隊友們講述她母親移民美國的故事時表示:“我覺得她給了我很大的啓發。是的,我很幸運當她的女兒。”

據《華盛頓郵報》報道,翁瑩移居美國時“幾乎”不會說英語。丈夫吉姆曾告訴該報:“當你來到這裡,重新開始你的生活,而你一開始並沒有很多東西,所以沒有什麼能讓你感到不安。”他說他的女兒很像她的母親。

翁瑩當時說,“我覺得我正在實現我的美國夢。”